



## 新扁担老扁担

◆袁益民



在乡村,扁担是最为常见的农具。

往地里送粪肥,到船上挑氨水,朝打谷场上运麦捆、稻捆……都离不开扁担。

扁担也是最单调最呆板的农具,要颜值没有颜值,要造型没有造型,更谈不上风度和气质。

就那么直条条的一根。

扁担大多脱胎于深山里的毛竹。

新斫的扁担不管是横放还是竖立,都直挺而生硬,像一天到晚梗着脖子的“青皮刺头”。这个名字很适合它,因为它身上还带着毛竹的青色。新扁担的青色光泽,咄咄逼人,浮躁新艳,类似于古玩家嘴里的“贼光”。

不光是外表,新扁担骨子里就是刺头。与挑夫总是那么生疏,游离,不合作,难相容。一副倔头犟脑的嘴脸,一副很不情愿的神情。新扁担把这种“不情愿”传递给了挑夫,搁在肩上,僵僵的,楞楞的,弯不出弧度,蹭皮肤硌骨头,生疼生疼的。

所以,很少有人喜欢新扁担。

当然,如果两头挂上头两百斤粮食,它也会弯,但弯得勉强,不流畅、不圆润,远观近看,那只是一根直线生硬地扭曲、变形,且作痛苦状。

挑夫拿到新扁担,会习惯性

地将它的一头搁在肩头,一头戳在地上,侧过身半弯下腰来,一巴掌握住扁担的中部,使劲地下压,松开,再下压,再松开……如是反复。这是双方的初次接触,也是试探或较量。揣摸它硬度和韧性,看它能吃多大的力。

新扁担上肩,肉体 and 骨骼还要反复地揣摩它的硬度、柔性和宽窄,然后给它一个合适的部位。老扁担与挑担人,在岁月里经历了太多的相持、厮打、纠缠、较量、磨合,已经懂了相互的脾性,产生了完全的融洽和会意,理解和配合。旧扁担放到肩上,像长了眼睛、长了记性,一下子就找到了自己的位置,不偏不倚。有时候,劳动累了,大家把扁担堆在一块,或蹲或坐在地头,抽支烟,喝口水,说几句半荤半素的笑话。等到生产队长哨子一吹,又起身干活了。每个人的手伸向自己的扁担,那扁担也像是有一份灵性,迎着主人长满老茧的手。这不经意的一迎一取,有一种奇迹般的默契:没有人会拿错了扁担。一堆长相没有任何区别的扁担,主人却分毫不差地认了出来。即使偶尔匆忙之中疏忽领错了扁担,肩膀一接上就认出来了,赶紧去换。

时光的打磨,农事的历练,也让老扁担有了深藏不露的雅

量和大彻大悟的心性,它的修行体现在形而上的弹跃和形而下的柔韧里。这柔韧性厚重、坚实、可靠、沉郁。一根富有韧性的扁担,对于挑夫来说,是极大的福分,它会让肩头享受到一种爱抚般的舒缓。

在生产队的时候,挑粮运肥,都是以趟次记工分,而不是以总重量记工分,这给挑担的人提供了偷懒的可能性。但是我在生产队从来没有看到有谁企图将力气省下来过。一个大男人,不管是挑粮食、挑秧苗,还是挑氨水、挑大粪,不把担子装满了,不把箩筐装尖了,不把麻袋装爆了,是一件很丢人的事。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乡亲们,用实实在在的担子维护着自己的尊严。

健步如飞,担子就晃动起来。不,不是晃动,应该是弹跃。扁担两端的重物,随着挑夫的脚步上下弹跃着。扁担本来就有些许韧性,本来就能弹跃的,这个时候幅度更大了,一上一下,一下一上,像极了大地上的舞蹈。挑夫的步伐越快,舞蹈的频率越高,弹跃的幅度越大,远远看去,翻飞着,腾挪着,雀跃着。挑夫的迈腿、甩手、昂头,都那么协调、和谐、浑然一体。

这个时候就应该有号子了。挑夫们扯开嗓子似喊非喊,似唱非唱,应着扁担一弯一挺的节拍,重物一上一下的节拍,脚步一前一后的节拍。“哼唷——哼

唷——好——吧嘿!”“哼唷——哼唷——好——吧嘿!”我只能根据他们的发音模糊地记下这些,肯定不准确。

诗人可以这样写:是刀光剑影的田间版本,是堪比天籁的大地飞歌。这不属于田间地头。

其实,男人们的号子声实在不中听。似吼似喘,似叫似嚷,似嚎似咆。更多的时候,男人们喊号子,根本不是为了好听,是为了协调挑担队伍的步伐,以此减轻身体的负重感;所以男人的号子唯一可取之处就在于,喊出来的节拍与脚步的节奏非常合辙。

女人们也挑担。生在农村里的女人,哪有不挑担的?女人一般不会挑太重的物件,大多是一担干草、两筐胡萝卜,所以看女人们挑担并不是太沉重。她们两手温柔地划动着,腰肢婀娜地扭动着,长发轻逸地飘动着,这才真正是田间最美的舞蹈。如果是一群女社员挑着担子往前走,那就会有好听的号子了。嗓子好的起个头,后面就跟上了。

吱吱吱吱吱吱——

号子一唱飞快跑。

小媳妇吃的大炉饼啊,大姑娘穿的小红袄啊。

吱吱吱吱吱吱——

挑起个担子飞快跑啊,

前庄的小哥别发呆,

后庄的男将不要瞧,

快把老牛牵出来,

快把犁耙扶起来。

吱吱吱吱吱吱——

有胆你就唱给我们听,

唱得个稻谷喷喷香啊,

唱得个棉桃开口笑啊,

唱得芝麻节节高。

吱吱吱吱吱吱——

声音欢畅、清脆、脆甜、悠扬,很远很远就可以听到。

在田间地头,有时候随着挑担者的起身挺腰,会发出“咯噔”一声,那是扁担断了折了,这声音来自新扁担。新扁担性烈少韧,有些莽撞,所以断得十分决绝。老扁担不是这样,即使有时候担着的重量超出了它的极限,它会像世纪老人到了风烛残年,慢悠悠地颤巍巍地垮塌,并伴随着“滋滋”的声音,绝对不会毅然决然。

老扁担浸泡了太多的汗水、血渍和辛劳,跋涉了漫长的路途、农事和岁月,磨破了一件又一件坎肩。他的主人历经了若干次的抗争与不甘获得的大彻大悟,也传递给了它。老扁担从内而外,滑熟可喜,幽蕴沉静。如经年玉佩,含蓄温润;如古之君子,谦谦和藹。它内蕴、隐忍,散发着幽幽的智慧,淡淡的亲切。雨果说:“风度和皱纹结合的时候极可爱。愉快的暮年有种说不出的澄光。”老扁担也有澄光,那澄光是岁月和肩头打磨出来的,暗而重,深而博,醇厚、收敛,从容、淡定、静好、温良。那光亮适合抚摸而不适合目视。

这是包浆。

## 我家的那些搪瓷器皿

◆刘翠琴



家里有不少搪瓷器皿,带把带盖的杯、有盖的钵、有盖或无盖的盆……它们都有些年头了,但使用率不高,除了个别的因磕碰掉了蚕豆大的搪瓷,其余都新得如刚出厂一般。

这些搪瓷容器只有一个是买的,别的都来自亲朋好友,每一个都有故事。

刚成家的时候,条件有限,做饭只能是电饭锅加煤炭炉,煤炭炉正常熄火,俩人常因炒不了菜而苦恼。李老师建议我们用电饭锅下面条,吃时放点熬好的猪板油。李老师老陈师傅在供销社上班,热情地告诉我们供销社新进了一批搪瓷钵,盖子可嵌入钵内,盛猪油老鼠偷吃不着,可数量有限,想买就给我预留着。我当即请他帮我代买一只,想到好友一人在家,也是正常吃面

条,就请陈师傅也给她代买一只,我们两家就有了两只一模一样的搪瓷钵。后来,我们的小孩也成了好朋友,我儿子在她家玩,看到那搪瓷钵,非说是我家的,让我带回家。好友骑车送我们娘俩回家时,还真把盛着半钵猪油的搪瓷钵带来了。我把自家的也拿出来放一起,我儿子扒拉来扒拉去,恍然大悟:“你们是好朋友,这两只钵子也是好朋友。”他扒拉后,我们都分不清哪一只钵是自家的了。好友说不用分,等我把钵里的猪油吃完了,就把空钵给她,等过年杀猪时,再熬一钵油给我。后来,我们都不大爱吃猪油了,两只钵子留在了我家,都空着,上面印的牡丹花依然鲜艳漂亮。

家里最“古老”的搪瓷器皿是搪瓷杯子,上面没有漂亮的装

饰,印着红色的“为人民服务”字样,不清楚它为我们服务了多少年。只记得童年的我上学遇雨雪天,中午不想回家吃饭,妈妈就让姐姐用搪瓷缸装上饭带给我。姐姐回家吃完饭,妈妈就赶紧把捂在锅里的菜饭再热一下盛进搪瓷缸里,盖子盖紧,用干毛巾裹好,再用妈妈的方毛巾包扎好。等姐姐拎到学校时,菜饭已经是温吞热了,但我吃得真香。吃得干干净净后把缸子往书包里一塞,放学时,书包里的缸盖和缸子随着我奔跑的脚步“乒哩乓啷”响一路。

外公信佛,一辈子吃素食,外婆单独做饭不方便,只好跟着吃素。妈妈有时炖好骨头汤,让我用搪瓷缸给外婆送去。每次外婆都留我吃饭,总说:“我乖乖多吃点。”妈妈知道送去的骨头

汤多半进了我的肚子,又气又恨地不允许我在外婆家吃饭,但外婆怎么会放我走?外婆去世后,这搪瓷缸一直也没闲着。过年时盛熬好的猪油,猪油吃完不久,农忙时节到了,我们用它给地里干活的爸爸送饭。现在,这缸子在妈妈家、我和妹妹家端来端去,骨头汤、鱼汤、银耳汤……哪家有了好吃好喝的,都用它装上,一起分享,基本上我是坐享其成。

我结婚时,妈妈按习俗买了两只印着红“囍”字的搪瓷盆,可妹妹还是把厂里奖励给她的两只盆送给我,妈妈说:“尽管盆里都印着‘囍’字,但两只印花不一样。”妹妹把两只盆分别放在妈妈买的盆下面,说:“这下看起来就一样啦,四只盆是事事如意的意思,多好!”我觉得四只盆太多

了,可妈妈说:“过日子用得着。”用得着吗?那时,我们已经喜欢用轻便的塑料盆了,那四只盆一直被我塞在袋子里,但是几次搬家都小心翼翼地先把它们安置好。最近,心血来潮,把它们都拿出来派上了用场,看着红红的“囍”字,真是喜庆,弥漫着一种俗世里的欢喜,家的温馨倍增。

家里现在还正常寄居着一只大似洗脸盆的带盖搪瓷盆,是儿媳妇用来装从娘家带的各种“妈妈牌”美食,有一次居然装了满满一盆的大骨头汤。全家大快朵颐时,我“谆谆告诫”孙子别忘了外公外婆的好,并佯装:“这大搪瓷盆带回去给外婆时,装点啥才好呢?”孙子笑嘻嘻地说:“装饼干。”儿媳妇诧异:“要装什么?我还要用它从外婆家带好吃的回来呢!”

